

「育苗」往事憶何公

房雨林

「育苗計畫」粵方發起人 星海音樂學院原副院長

驚悉何公國鏞校長駕鶴仙逝，無比悲傷。20多年的摯友相識，相交、相擁、相處，歷歷在目，無法忘懷。

我第一次認識國鏞校長是在一九九三年下半年，當時我擔任廣東省教育廳辦公室副主任，隨廣東省教育廳許任之廳長赴香港考察，在軒尼詩道官立下午小學見到時任副校長何國鏞校長。廣東與香港雖然很近，但當時兩地中小學教育幾乎沒有交流，當時我印象最深的是何國鏞校長把香港中小學校的教育政策、學制、課程設置、教育經費及教師聘任等一些我們很想知道的教育情況，作了詳細的介紹，並用內地中小學相似的情況作解釋，使我們對香港的中小學教育有了一次詳盡的了解，按當時許任之廳長的話：「收穫很大」。我當時對何國鏞校長的感覺就是相見恨晚。

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廣東省委組織農村基層工作隊到全省各地農村去調查研究，指導當地工作。我受省教育廳派出，同另外幾位同事被派往封開縣，駐在羅董鎮開展工作。到了封開縣後，由於我自己是從事教

育工作的，自然十分關注當地農村教育的情況，當我看到羅董鎮中小學校校舍破舊，辦學條件極差的情況，覺得有責任說明當地改善學校的現狀。當時適逢西江河發大水，封開縣許多地方都受洪災，從媒體上看到香港很多熱心的人士紛紛捐出善款支援災區。於是我給何國鏞校長寫了一封信，將封開縣羅董鎮中小學困難情況作了詳細介紹，並請何校長能否在香港所在學校動員師生為羅董中心小學捐點錢，改善他們的辦學條件。

通過這封信，何國鏞校長了解了廣東山區教育的困難，那時廣東雖然已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但百廢待興，教育又是重災區。當時政府只能先解決民生問題，山區教育確實很需要別人的說明，另外動員香港中小學生為廣東山區學校捐錢，何校長作為一位校長，資深的教育家，還有更深層面的考慮，那就是借捐款活動為學生德育訓練，讓香港學生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有需要的人，同時在香港回歸前讓學生對內地、對祖國有一個認同的概念。何校長的這些想法得到時任香港教育署署長黃星華先生的支持。在香港教育署的支持下，由香港政府教育人員



春風化雨

職工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香港星島日報（以及後來的明報）發起了「香港支援廣東偏遠地區育苗助學計畫」（下稱育苗計畫），何校長成為「育苗計畫」港方發起人。在何校長的努力下，香港教育署從黃星華署長開始，以及以後接任署長的林煥光先生、余黎青萍女士、張建宗先生、後期的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女士、黃鴻超先生、謝凌潔貞女士均擔任「育苗計畫」名譽贊助人。「育苗計畫」從一九九四年初開始至今20多年共為廣東山區中小學校捐出善款2,200多萬元，物資折合金額60萬元，惠及廣東省55個縣區，受益中小學校180多所。真是「涓涓細流，集腋成裘」。正如香港前任特首董建華先生提詞「化雨育苗」。廣東邊遠山區人民真心感謝香港「育苗計畫」方方面面熱心人士。特別要感謝何國鏞校長為「育苗計畫」作出的積極的貢獻。

何國鏞校長不但是「育苗計畫」發起人，也是「育苗計畫」總策劃師、組織者和執行者。20年成功的「育苗路」，何校長留下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個人貢獻。記得一九九四年「育苗計畫」第一次籌得200萬元，為了擴大「育苗計畫」影響，廣東和香港雙方商定，由廣東省教

育廳許任之廳長邀請香港教育署長黃星華率「育苗計畫」代表團訪問廣東，並向廣東邊遠山區育苗助學計畫捐出第一批善款。一九九四年香港還沒回歸，中英兩國為香港回歸問題正在緊張的關係中，黃星華署長訪問廣東，港方不同意他持回鄉證，只能持英國護照。持護照入境則需要逐級報批，而且難度很大，眼看雙方原商定的時間快到，而黃星華署長入境批件仍沒有著落，此時急得何校長每天一個電話與廣東保持聯繫。眼看計畫要落空的情況下，何校長主動去約見時任香港新華分社教科部初志農副部長陳述情況，得到初志農副部長的支援，將黃星華署長同時作為「育苗計畫」名譽贊助人身份，用急件報請中央政府獲得批准持護照入境，致使黃星華署長能按時赴廣州同許任之廳長見面，並在廣州舉行「育苗」第一筆善款的捐贈儀式。

「育苗計畫」推行20多年，可以這樣說，沒有何校長的努力，就不會有「育苗」這一善舉，沒有何校長親力親為，就沒有「育苗計畫」順利的20年。我們「育苗人」永遠懷念何國鏞校長。



憶何國鏞校長

何禮傑
育苗計畫委員會主席

「我是卒仔何！」話筒傳來何國鏞校長的聲音，總是這句開場白。論智慧與身裁，何校長都是高人一等，我豈敢以「卒仔」視之，有謂同姓三分親，只好叫句「大哥」作回應。

認識「何大哥」足有四分一世紀，還在「官非會」年代，他找媒體合辦活動，因而結緣，自此既是合作夥伴，又是朋友。

跟何校長合作確是樂事，他固然爽快，敏銳的觸覺比傳媒人尤有過之，又關顧周到，因此，就合作項目的商談，不用花太多時間，很快便能取得默契並實行，兼且他在會內動員能力極強，對活動的配合無懈可擊，短時間即可見果效。說來，有時看著他會方的同事為此忙個不休，也難為了他們。

熟識何校長的人，大概都知道他除了校務與同工權益，最著緊的就是「育苗計畫」。對於何校長發起的「育苗計畫」，這個造福廣東省山區數以萬計貧困學童的善舉，我大部分時間親身經歷，或許可在此多添一筆。

回憶一九九三年年中的一天，何校長親臨報館，他告之接獲廣東省教育廳友人房雨林的來函，對方剛完成山區貧困縣封閉的調研工作，發覺當地教育資源嚴重落後，他希望能發動相熟人士施以援手，因此詢問何校長可否在其校內籌款支持。何校長表示深受房雨林的信件感動，但直言一校能力有限，他構想結合教育團體與媒介力量，呼籲全港學界募捐，以期有更好的成果。

當日有了初步共識，我們連隨相約房雨林在深圳見面，取得更多資料，然後派遣報館同事奔赴封閉實地了解，

結論是其時粵省山區教育發展的困境，較我們想像嚴重，值得發起大型籌款活動予以支援。

為了推動「育苗計畫」，何校長可謂馬不停蹄，先找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梁紹川校長商討與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為合辦團體，又游說時任教育署署長黃星華擔任計畫的名譽贊助人，並批准在全港學校進行籌款，而我所屬的報社則為面向公眾的橋樑及處理行政工作。在他努力不懈下，「育苗計畫」由是啟動。

負責籌款及批核申請的「育苗計畫」委員會，無論成員如何更替，何校長與大家自始便有共識：其一是善款不會盡批予一地一校，期望批款可起牽引作用，受助學校可藉此尋得其他資源；其二是善款務求直接用於受助學校，並能追蹤監察；其三是定期組織考察團，到申請和受助學校視察，了解建設進度，然後透過媒體報道，讓捐獻者及社會人士知悉整個計劃狀況。

「育苗計畫」的名譽贊助人，一直都是央請香港教育當局的主事官員擔任，何校長因此非常渴望他們能親睹計畫的成效，結果在其力邀下，多位教育署署長：黃星華、余黎青萍、羅范椒芬、李慶輝和張建宗等，先後隨同「育苗計畫」考察團訪粵，行程包括移交善款、探訪山區學童、視察捐建進度，其中余黎青萍與李慶輝，皆不止一次隨團考察，給予計畫主辦者莫大鼓舞。

現時，廣東省不少偏遠地區的學校，都見有「育苗教學樓」，以及「育苗計畫」捐建的「多媒體教室」。何國鏞校長過去20年為廣東省山區教育付出的努力，我相信很多人會記在心中！

「育苗計畫」之父——何國鏞校長

李明佳

提起廣東省偏遠地區育苗助學計畫(簡稱育苗計畫)，就會想起發起人何國鏞校長。「育苗計畫」是何校長於一九九三年應廣東省教育廳辦公室副主任房雨林的請求，在時任廣東省教育廳許任之廳長和香港教育署黃星華署長的支持下，再得到當時星島報業經理何禮傑先生及香港資助小校長會梁紹川主席的熱心響應，一九九四年七月，政府教育人員職工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和星島日報(其後，明報替代其角色)正式合作，推展「育苗計畫」，至今已逾廿載。何校長以往談及為何以廣東省作為「育苗計畫」的對象時，都會用心良苦地解釋，香港人大多以為廣東省已很富庶，應無受助的必要；然而，省內山區學校仍存在不少簡陋危房，令學生不能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育苗計畫」正要填補那縫隙，讓被人忽略的孩子可以得到支援，而香港師生亦可相對容易地到那些山區作考察和探訪，體驗幸福不是必然的道理，讓學生懂得珍惜現有所擁有，努力學習。

想當年，何校長向教育署長黃星華提出向全港學生發動募捐活動時，承諾會跟進文書往來及聯絡工作，盡量減輕教育署官員的工作量，獲署長贊同。及後，歷任教育署署長、以致現任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皆出任名譽贊助人。

早期「育苗計畫」是鼓勵香港學童捐出零用錢重建危房校園，其後按照受助學校要求把款項善用以更貼近學校的需要。20多年來，何校長帶領過不少香港教育局官員、中學、小學及幼稚園老師及學生探訪受助學校，足跡遍佈廣東省大小鄉鎮。在探訪受助學校前，何校長必定做足資料搜集，例如：了解探訪學校的地點、學生人數、撥款金額的用途等。除此，他在行程中安排旅遊及學習活動，甚至用膳或閒聊期間也不放過任何溝通的機會，務求在兩、三天的「育苗旅程」中大家有所得著，希望我們認識更多內地教育的情況，同時鞏固日後聯繫的網絡，為港粵交流作好聯絡的基礎。在交通安排方面，如有內地重要官員出訪，他會預先致函入境處，在紅磡火車站安排等候室及特別通道過境等工作，他心思慎密的安排為我們豎立良好的榜樣，對我日後工作有著深遠的影響。而這一點一滴的公關技巧及人際關係網，至今我仍受益不淺！

「何校長，感謝您的指導及帶領，讓我多年來在策畫外訪交流活動上，倚著你的人脈關係及處事方法，事事進行得非常順利。」





春風化雨





春風化雨

